



每個人都有未來，甚至樹木花草、工程、經濟、軍事、政治，都有未來。因此，我們無須妄想將來，也不用回憶過去，只要把握現在！



去除而後有

文／星雲大師

我們常聽到「人要不斷進步」這句話，如何才能進步？天台宗說「一念無明法性心」，當我們的心處在無明的狀態時，法性就顯現不出來；我們的心保持在清清明明的法性之下，無明自然就不見了。如何才能進步？去除壞的、惡的，好的、善的就顯現出來：

第一、去醜即是美：我們常說「相由心生」，可見相貌的莊嚴與否，是由「心」來決定。一個豔若桃李的人，若存蛇蠍心腸，別人定要避之唯恐不及；而相貌平凡的人，卻往往因為內心的高貴而讓人樂意親近。因此，只要去掉內心醜陋的念頭，所顯現的即是莊嚴美麗。

第二、去非即是是：寫錯字時，我們會用橡皮擦把錯誤擦去，訂正為正確的；行為處世也一樣，不用刻意去追求「對的事」，只要不斷地去除當下的錯誤行為，即是在「對」的路上。

第三、去愚即是智：當一個人「自以為是」時，別人是無法改變他的，除非他自己願意改變。人有時候不免會愚痴執著，陷溺在自己構築的想法當中，此時旁人再有智慧，也無法幫助他跳脫愚痴的牢籠。其實，智慧不假外求，只要肯放棄愚痴執著，就是智慧。

第四、去迷即是悟：「執迷不悟」這句話相當傳神，執著「迷」，緊緊抓住所「迷」的思想、習慣、信念，一直不肯放手。不肯放手，如何能有「悟」的契機？其實，只要把迷執除掉，就如同撥雲見日，迷去悟就來。

第五、去惡即是善：如何為善？口不言惡，所言即是好話；心思不惡，所思即是正念；身不行惡，所行即是善事。遠離十惡業，戒除身、口、意之惡，自然就是實踐十善業道。

第六、去妄即是真：真與妄，是一體的兩面，如果一直執著在虛妄裡，真實就不可能現前，一定要把虛妄捨棄了，真實才會顯現。所以說：煩惱不除，菩提不生；罪惡不去，善美不來。

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，卑濕淤泥乃生此華。」不要擔心我們處在汙穢的娑婆世界，只要能在這五濁惡世的「煩惱泥」中，不斷地去除醜、非、愚、迷、惡和虛妄，就能體會、實踐真正的佛法。

- 第一、去醜即是美，
- 第二、去非即是是，
- 第三、去愚即是智，
- 第四、去迷即是悟，
- 第五、去惡即是善，
- 第六、去妄即是真。

生活快門

與誰拔河？

文與圖／張威龍

苗栗一家小學的圍牆邊，看見幾個小朋友正賣力地拔河，模樣甚是可愛！年過半百，多少年沒拔河了，這個景象，勾起我遙遠的童年記憶。

那時，拔河幾乎是體育課與運動會裡不可或缺的项目，平日裡大家打打鬧鬧，男生女生楚河漢界，但到了拔河比賽時，可都是「一個鼻孔出氣」。「嘿！」裁判哨聲一想，每一個人都使出吃奶的氣力，贏的一方個個手舞足蹈，輸的一方則是垂頭喪氣。側耳聆聽，彷彿能聽見吆喝聲此起彼落……

仔細想想，長大後的我們，誰不是無時無刻在拔河？與生活拔河、與時間拔河、與死神拔河……拍完照，我緩步離開，思緒卻留在純真的童年，久久拉不回來。



佛法真義

四攝法

佛教度化衆生的方法很多，其中有所謂的「四攝法」，就是以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等四種方法來攝受衆生。

《華嚴經》說：「若能成就四攝法，則與衆生無限利」。四攝法門是菩薩度衆時的權巧方便，視衆生根器、喜好的不同，讓他能夠轉迷成悟。比方說，我布施給你，讓你產生好感；我對你讚美，讓你歡喜和我相處；我給你種種利行，給你方便；我以同理心與你相處，得到你的信任。如此就能度對方到佛門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的意思。

所謂布施，就是廣結善緣。佛門裡常對布施者讚歎說：「功德無量！」此「無量」意，不在數字的多寡，而在發心的大小。你心量有多大，結的緣就有多廣。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」也就是說，布施時不執著有布施的我、布施的物，以及受布施的人，更不心存回報的念頭，如此「三輪體空」的布施，才是真正清淨的布施。

愛語，就是語言的巧妙。有的人講話，總是話中帶刺，或是言不由衷，缺少真誠，無法讓人感動。「愛語」並不是說一些諂媚、

文／星雲大師 圖／高爾泰

奉承、虛偽、言不及義的語言；即使是讚美的語言，也要能得體，讓人如沐春風。若是開示、教訓的言詞，也要讓對方堪受，聽後心開意解，並且歡喜奉行。如仙崖禪師的「夜涼了，多加一件衣服」，感動夜遊沙彌，不再貪玩，安心辦道；良寬禪師的「年紀大了，鞋帶都繫不動」，讓他的外甥洗心革面。因此，說話要讓人感受到你的真心善意，才能為人所接受。

利行，就是助其增上。中國有句俗語說：「欲意取之，先要予之」，你要攝受他人歸心，先要給他用，先要幫助他成長、進步，給他一些助緣，也就是讓他不斷增上，幫助他成就諸事。甚至身做好事，口說好話、心存好念，也是利行的表現。比方說：有人對工作不了解，指導他一點；有人遭遇困難，幫助他一下……，只要是真心為人服務，以誠懇、歡喜心去從事利益他人的行為，就能成就好因好緣。

真心誠意 設身處地著想

同事，就是同行共事。社會上，有些人所以成為同黨、同派、同道，必然是由於理念上彼此有契合之處；當我們想要攝受他人，成為朋友、幹部，也必須攝受一些在思想、價值觀上與我們相近的人，並以對方能接受的立場來和他往來、共事。比方說，當他是一位老農時，就以老農熟悉的事物來與他交往；當他是一個兒童時，就談論小朋友能懂、有興趣的事情。對方需要什麼、歡喜什麼，我們針對他的需要，設身處地為他設想。人與人之間要靠緣分，靠志同道合才能共

釋迦牟尼佛傳

最初的比丘尼

文／星雲大師

摩訶那摩承擔迦毗羅衛國的攝政，所以一時還能維持小康的局面，至於迦毗羅衛國未來的悲運，仍然是無法避免，這在大覺佛陀的心中，早就知道。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和五百志同道合的女人，立定最大的決心，把頭髮剃去，披起袈裟，向那摩提健尼精舍追趕佛陀。

佛陀暫住在尼拘陀林中，有一天，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帶領約五百人左右的釋迦族中的女人，到尼拘陀樹林中拜訪佛陀，並以兩件新織的衣服供奉給佛陀。

佛陀接受下來以後，對他說道：

「我來替你施僧，以此布施功德，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果報。」

「不！佛陀！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說：「這兩件衣服是為佛陀做的，請您收下，我希望您要自己穿！」

佛陀因為對方是自己的姨母，不好過分拒絕，就謙辭說道：

「施僧有很大的功德，我也是僧中的一名，接受你的一件，另一件我來為你布施給別人。」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見佛陀承諾接受一件以後，沒有再說什麼，但他又再進一步地提出問題來要求佛陀道：

「佛陀！我願您能慈悲承允我們一件事，就是讓我們女人也能依照正法出家，求受具足戒。」

佛陀聽後，不假思索，堅決地拒絕道：

「你這個要求我不能承認，請你也不要這麼想和這麼說。過去的諸佛都不允許女人出家。女人在家學道，勤行精進，是可以得到正覺的，但不可以出家。未來的佛陀，他們一定也是實行這個法制。你能奉行我的教法，你就在家中修行，正覺的道果，是不分在家與出家的。」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對佛陀的答覆，甚感不能滿足，他曾三度請求，都給佛陀三度拒絕。每當佛陀回絕他的時候，他就哭泣，五百女人也陪著哭泣，哭聲震動原野，淚水像秋雨點滴不停。

佛陀怕他們再來糾纏，因此就帶領弟子往那摩提健尼精舍去教化。

這時，佛陀在教化的區域中，甚多的精舍或講堂都順利地建築起來。鹿母講堂、重閣講堂、瞿師多講堂等都相繼完成。

女人心中所發出一念，不是簡單的就可以拒絕。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聽到佛陀行化到那摩提健尼精舍的時候，他和五百志同道合的女人商談以後，立定最大的決心，把頭髮剃去，披起袈裟，向那摩提健尼精舍追趕佛陀。



▲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帶領五百志同道合的女人三度請求追隨佛陀出家。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五百女人到達那摩提健尼精舍的時候，疲倦地坐在門外休息，恰巧此刻什麼也不知道的阿難從裡面出來，他看到他們都把頭髮剃去，感到十二分的驚奇！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見到阿難時，雖然疲倦，但他站起來對阿難說道：

「阿難尊者！你來得正好，你能知道我們此刻的處境和我們的決心。我們拜託你去見佛陀，告訴他說我們來了，希望你盡心的對佛陀說請他收留我們出家，否則，我們就死在這裡也不回去！」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說著哭著，阿難也不忍心地流著同情的眼淚，他對他們說道：

「你們安心，不要你說，我看到你們的情形，心中就異常難過。請你們稍坐一會，我一定盡心把你們的意思報告給佛陀。」

年輕的阿難生起對這一群女人的同情心、俠義心，但他不懂得女人的心，更不知道佛陀的心，和佛陀的法制。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見到阿難肯出力幫忙，叩頭作揖的千恩萬謝。

阿難走到佛陀的座前，為了女人的事，他感到很難以啓口，可是終於鼓足了勇氣說道：「佛陀！有一件事我想向您報告，並請您指示，就是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帶領五百女人已經來到門口了。」（待續）



事、共處。我們待人處世，要給對方感動，讓他對我們生起歡喜之心；要能給人利益，給人有表現的機會，那麼人家才肯得為你所用。無論朋友、同事，甚至家人、夫妻、兄弟姐妹，不要求對方與自己完全一樣。四攝

面對自己

活著的力量

文／依凡

「人活著，到底為了什麼？」

這題目真夠嚴肅！但是，我們既然活著，並且還得繼續活下去，就不能不抽出點時間想一想。

其實，這是哲學上的大課題，哲學家尚且解決不了，咱們凡夫俗子又怎能回答？不過話又說回來，一個人最多只能活幾十年，命是自己的，怎樣活得舒服、活得有意義，別人的解釋聽是要聽的，但終究也只能拿來參考。

要活得舒服、活得有意義，生命中得有一股中流砥柱的力量。

例如英雄偉人，是為人類的禍福而活。他們的胸襟浩瀚如海、崇高如山，念念不忘造福萬民，為千秋立業，這種「大仁」，便是他們活著的力量。另外像《基度山恩仇記》的男主角，是為了報仇而活。他設計了許多出人意料的報仇方法，每完成一次，就衷心大快。像他這樣的人就無法治理國家，因為他必然把心思全放在報仇上，那才是他活下去的主要力量。

然而上面兩種例子，畢竟是屬於少數的人，跟我們老百姓相距很遠。一般老百姓，活著的力量，上焉者不外為了事業，例如有家大工廠，如何使業務蒸蒸日上，領先群倫，一枝獨秀；與此相對的另一種有錢人，志不在賺錢，而在花錢，比方銀行裡有存款幾千萬，怎麼個花法，也可以成為活下去的一種主要力量。

至於沒有大錢可賺也沒有大錢可花的人，自然也有各自活下去的力量。

多年前，我認識一位四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，他沒有結婚，卻養了五個孩子，最

▲仙崖禪師感動沙彌，不再夜遊貪玩。

法，以慈悲、方便來攝受他人，是增進人際關係的妙法，也是我們為人立身處事應遵循的準則。

大的大學還沒畢業，最小的才讀小學，那都是他哥哥的孩子。他告訴我，他哥哥去世時，最小的孩子才剛出生，嫂嫂因為耐不住貧窮與寂寞，琵琶別抱棄家而去，他看姪子可憐，於是毅然挑起了這個重擔。

本來他也有結婚的機會，可是對方一想到才結婚就要養育五個孩子，便打了退堂鼓。後來，他索性不再想結婚的事，省吃儉用，一心把五個孩子撫養成人。他說：「等最小的大學畢了業，我再安排自己的事。」他忘了，那時候他都快六十歲了。我問他，這樣不是很委屈自己嗎？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：「我倒不覺得，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，我也很快樂。」這就是他活下去的力量。

人為什麼活著？雖然各人看法不同，不過相同的是，不能沒有支撐的力量。這力量也可以解釋成一種理由，而這理由當然愈能合乎道德標準愈好，但卻萬萬不能勉強湊合，否則又能維持多久？

以寡婦無孤為例，若是真願意用自己的一生為孩子付出，日子雖苦，卻也有甜美的一面；假如只是為了道德的理由而守寡，恐怕對孩子的愛會日漸減少，可能有一天還會由愛轉恨，視孩子為眼中釘。同樣一件事，其中的差別，就在於有沒有支撐的力量。

不客氣地說，社會中缺少這種力量的人，為數不少。別以為他們看起來一切都很正常，其實他的日子昨天跟今天一樣，明天跟今天大概也沒多大差別。這種人，我們稱之為「混日子」，還有更難聽的，叫「行屍走肉」。一個人的日子需要靠「混」來消磨，真的也太悲哀了。

為自己的生活找一個重心，尋一樁理由，並不是難事。而人唯有如此，才能活得踏實，才能活得希望。已故作家劉非烈說：「人生如一篇短篇小說，只要精采不必長。」這「精采」二字，便是理由，便是力量。不求好不好，只問有沒有。

書房幽思

自在書房

文與圖／江玉蓮

婚前礙於家中狹窄，從來就沒有專屬的空間，遑論書房了；直至婚後三個小孩走入學堂。才認真建構一個能放三個書桌，一個電腦桌及一個靠牆共用的書櫃，勉強稱得上書房的空間。

這個平日晚餐後我與女兒至少要待上兩、三小時的空間，隔絕了客廳的電視，防阻了偷懶的臥室，著實發揮了一心不能二用的學習環境，為娘的也因為陪讀，逐漸遠離追劇而養成看書的好習慣。

爾後，雖然女兒外出求學，我的閱讀習慣也依舊持續；省去了督導時間，就拾起書筆，小孩的書桌頓時又成了我畫畫的地方。



離開職場後，除了用餐或朋友來訪在客廳，多數的時間都待在書房，悠遊在自己的世界，看書，寫些文字，畫畫，上社群網站……後來搬離市區，移居鄉下，雖然沒有獨立的書房，牆角仍然立個書櫃，隨手一本書，客廳，餐桌，臥室依舊自在閱讀。